

鼻子向下， NOSE 眼睛 向上 DOWN, EYES UP



MERRILL MARKOE

【美】梅里尔·马尔科 著 张向玲 译

鼻子向下，
眼睛向上
NOSE DOWN,
EYES UP

MERRILL MARKOE

【美】梅里尔·马尔科 著 张向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鼻子向下,眼睛向上/(美)马尔科著;张向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

ISBN 978-7-5426-4505-0

I. ①鼻…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2192 号

鼻子向下,眼睛向上

著 者 / 梅里尔·马尔科

译 者 / 张向玲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特约编辑 / 冯 静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505-0/I·808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录

{1} 不至于那么愚蠢	1
{2} 真该死	2
{3} 友情的定义	13
{4} 什么东西可以吃	17
{5} 甜点后的激情涌动	26
{6} 一个共谋的小马屁精	34
{7} 散 步	42
{8} 艾 登	45
{9} 失 望	53
{10} 幽门瓣里有什么	58
{11} 无比新鲜	61
{12} 第二天	67
{13} 好一点	73
{14} 特殊时刻	76
{15} 拜访生母	84
{16} 见客户	97
{17} 卑躬屈膝	104
{18} 我想告诉你的事	106
{19} 似曾相识	114
{20} 投入工作	121

{21} 啪的一声	126
{22} 被利用	135
{23} 幸运之蛇	140
{24} 一天 1440 分钟	147
{25} 星期六	150
{26} 星期天	163
{27} 红丝带	171
{28} 儿子笑得很灿烂	178
{29} 苹果和蛇	182
{30} 天才家庭	186
{31} 很多红色	193
{32} 事前与事后	197
{33} 重建另一个帝国	200
{34} 展示富有意义的时刻	206
{35} 明星的身价	213
{36} 鼓手的岳父	219
{37} 取悦一个女人	226
{38} 意外事件	235
{39} 鳄鱼皮	245
{40} 人命关天	251
{41} 意想不到的结局	256
{42} 只要曾经拥有	261
{43} 方式不同而已	264
{44} 琴声多美妙	270
{45} 说出你的渴望	273

{1}

不至于那么愚蠢

如果你问我对别人有什么看法，我会告诉你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很讨厌。有时我所能做的就是极力克制自己，以免对他们说出滚你妈的蛋之类的粗话。

但如果你问我的狗吉米同样的问题，他会告诉你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他认为大部分人都很不错，因为他懂得如何巧妙地与他们周旋。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吉米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动物。有些时候，我只需看着他，心情就会感觉好很多。在我离婚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和吉米交谈，把发生的每件事都告诉他，尽管我认为更多的时候自己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和艾登生活了五年之后，也许是我自己需要某种情感上的发泄，我们离婚了。在这一点上我要说明一下，要不是那天在超市十分倒霉地碰到了我的前妻，以后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我当然不会傻到故意计划好要与她相遇。也许我很蠢，但还不至于那么愚蠢。

{2}

真该死

整个事件与我待在一起的四只狗当中，吉米是唯一一只我从小养到大的。其余的都是被我的女朋友萨拉救回后才收养的。萨拉是那种深陷在流浪狗法律保护的混乱状态中而不能自拔的人。当然，这种混乱也让我们明白，狗的数量总是比你能提供的场所要多得多，除非你故意对它们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就萨拉而言，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令人愉悦的时光。我很高兴能够在位于旅游胜地马利布的布雷姆纳家中的避暑别墅中工作。我可以免费在这里住上三年，换来的是我实际上十分感兴趣的工作。我称之为“悠闲度日”，即使没有人付钱给我，我也是很乐意做这些事情的，比方说给房间里添置点东西啦，更换或是修理一下损坏了的家具啦，清除腐烂的垃圾废物啦，看看某个东西的哪个部位出了故障等等。唯一的不便就是，只要布雷姆纳一家人来这里度假，我就要另外找地方待了。我很幸运，因为他们家还有另外三处度假别墅，其中有两处还位于湖上呢。

我正准备给他们建一个新的露天平台，就位于主卧室的旁边，于是我开始着手修整土地——在我需要重新铺设喷水装置管道的地方，把那里的狗屎清理掉。在养着四条狗的前提下，要保持草坪常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布雷姆纳家的地产位于三处景色十分优美且居中的位置。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托马斯·

杰·斐逊童年时住过的地方，就好像托马斯·杰·斐逊是在下加利福尼亚长大的一样。布雷姆纳家五千平方英尺的主住宅区的建筑风格是仿殖民地式样并融合了西班牙屋顶，我认为是普韦布洛的都铎式建筑式样。这一式样是由主人马丁·布雷姆纳亲自设计的。当一个人家财万贯时，我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我工作的时候，吉米通常都会坐在我的身边，他的姿势总是让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身体一直笔挺地蹲立在那里。他注视人的方式十分诡异，总让我感觉我对他具有某种魔力。虽然他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但偶尔地，也会霍地跳起来，跑过来舔舔我的面颊，就好像我是美味可口的冷冻甜点一样。每当这时，他就显得似乎更乐于看到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哪怕他只是连续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就这么看着我，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也会提醒自己，我是多么享受有他相伴的美好时光啊。吉米是唯一一个只要一出现就能让我心情变好的家伙。

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你和你的狗有多像吗？对我和吉米而言，也许确实如此。同是已到中年的我们身材都还不错；高大魁梧，结实有力。粗壮但不肥胖。我们俩都是方形脸庞，大大的棕色圆眼睛，波浪式的头发但不蜷缩。虽然近来吉米的鬓发比我多了不少。

现在大约是下午两点，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我听不太清楚的某种另类音乐，因为我的收音机实在是太落伍了。从那个糟糕的小扬声器里传出来的任何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录制质量很差的没有调子的外国歌剧。

也就是在那时，我发现一直没有看到吉米的影子。我养的另外几只狗也同样不见了踪影：切尼，弗鲁特，还有丁克。我开始担心他们可能集体大逃亡了。偶尔有几个月，当吉米嗅到街对面有好东西的时候，

就会在围栏上咬出一个洞，开辟通道逃出去。最初只有吉米会这样做，后来其他的狗也跟着学会了。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像吉米这样从小就不愁吃喝，讨人喜欢的狗会如此一意孤行地热衷于逃跑呢？似乎他自己也并不具备独自从那里逃脱的能力。但有一件事情吉米似乎从来没有做过，那就是深谋远虑。

我四处查看了一下，在围栏上没有发现新的明显咬过的洞，我似乎听到布雷姆纳家那存放四辆汽车的车库附近传来嘈杂声，这个车库是一个隔开的独立式都铎王朝式样的建筑结构，是为了存放布雷姆纳家收藏的西海岸汽车组而特意建造的，其中包括：1982年的梅赛德斯（Mercedes），1959年的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EL Dorado），1995年的保时捷卡宴（Porsche Carrera），当然还少不了普锐斯（Prius）。通常这些都是富家子弟拥有的垃圾奢侈品。那些该死的汽车在光荣退役之后的住处比我家里任何一个成员的住处都要好。于是我朝车库走去，以便确信我那四个流着口水、被苍蝇蚊子绕着转的笨蛋狗没有用爪子刮擦到其中任何一辆保养昂贵的车子。

当我从一个开着的边门向里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里面异乎寻常地聚集了一大群狗，它们坐成一团，表情渴望而专注，显然是被什么事情给吸引住了。当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里面昏暗的光线时，我意识到吉米站在它们前面，就像文学沙龙中某个爱好社交者一样正在滔滔不绝地演讲。我的另外三只狗布鲁特、切尼和丁克坐在最前面一排，也在聚精会神地听讲。更多的狗则聚集在它们身后，我认出都是邻近街坊的一些狗：萨姆森是下街区一只过度肥胖的罗威纳犬混种狗；哈维是隔壁家养的一种长毛垂耳短尾矮足的小犬；斯夸特是那种傻傻的杰克拉塞尔狗，皮毛呈白色，带棕、黑或棕黑两色相间的斑纹；还有很多狗我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字来。

开始时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被它们看到。而后，我的牧羊犬和丛林狼混种狗切尼闻到了我身上的味道，把头转向了我这边，朝我草草地摇了摇尾巴。类似在说“嗨，你好！”然后懒洋洋地朝我叫了两声，意思是说它看到我了，但并没有兴致要过来追赶我。

在我开始和萨拉厮混之后，我能听懂吉米向其他狗演讲这件事就没有想象中那样让我感到惊讶了。因为萨拉一直告诫人们要通过与他们饲养的动物进行交谈来开启内心的灵光。那就是她的工作。萨拉是一名号称可以与动物交谈的通灵者。不过我也知道，老实说，我从没有真正探究过萨拉有可能是狂热分子这种想法。虽然有时我也很想知道，要是她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话，她又会是谁呢。我的感觉是，不论她是谁，她依然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毕竟，不是这些狂热分子给我的生活制造了麻烦，因为他们只是假设你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已。而头脑清醒的人却总是会想方设法地让你屈服于他们的计划。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都很难怪罪于萨拉，因为她明显处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实际上，似乎南加利福尼亚越来越多的人十分乐意付钱给她，让她到他们家里去，请她解释为什么那只过度肥胖的名叫德威尼的暹罗猫不肯吃东西。或者为什么在他们离开后，有麻点的大公牛泰森会把地毯撕裂。信不信由你，她创办了许多讲习班，在那里她教给人们通过沉思冥想对有问题的动物进行提问，然后接受这种观点，即他们头脑中听到的声音就是动物们正在通过心灵感应对他们发出的声音。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嗨，这么说那个号称萨姆之子的凶手是因为听不懂动物语言而犯罪的了？”萨拉可不认为我这样说很搞笑。

萨拉和我相处得很融洽。她不仅为我做饭，还会为我烤点心，而且我认为她也很热辣，只有在狂热的女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热辣。根据我的经验，狂热的女孩真的要比那些更矜持的人付出更多，因为她们

似乎倾向于相信爱会使她们清醒。那种独特的泰然自若的含糊其辞是萨拉和我的前妻艾登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当我第一次听到吉米讲话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也耳濡目染地患上了萨拉的病症，就像当初我和艾登结婚时我一度曾以为自己也是一名佛教徒一样。当我和某个人生活在一起时，我一般倾向于选择他们的信仰。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对道德败坏的妓女欲火中烧。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男孩，”吉米对其他狗说。“据我所知，这是由基因决定的。”

“抱歉，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听到弗鲁特，也就是我的金毛寻回犬混种急切地问道，“那就是为何他让你睡在床上他身边的原因吗？”

“不是，其实谁都能做到。从头到尾大约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吧。”吉米回答。

“在我家里是绝对行不通的。”萨姆森说，它是下街区的一只罗威纳犬。

“绝对可以行得通，”吉米回答，“首先花几周的时间在地板和床之间转悠。接下来开始第二步：站到床边，充满忧伤地凝视着。”

“请原谅我打断一下，”弗鲁特说，“但‘忧伤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他们自己在吃东西而不给你吃时的感觉一样，”吉米解释道，“记住这句话吧：‘鼻孔朝下耷拉着，眼睛向上看。’这是我教学的基石。”然后吉米开始做示范给其他狗看，它嘴唇低垂，眼睛里充满了莫可名状的悲伤。我以前在它脸上看到过无数次这种表情。“抬起你的眼睛，直到嘴唇部分的肌肉感到僵硬为止。当你感到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那表示你正显露出某种真诚。现在你看起来就像是他们不带你出去散步一样。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成功！”聚精会

神听讲的狗群兴奋地发出赞同和惊叹的低语声。

“哇，仅仅那样做就可以了么？”弗鲁特瞪着大眼睛，充满羡慕地问道。

“是的，你们也同样可以做到。”吉米说，然后，所有的狗都根据吉米的描述试图做出自己所认为的最佳表情。“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把你们的头放在床上，”吉米继续讲解，“最好是尽可能地靠近他们身体的某一部分，然后注视着他们，一直注视着。”

“我试过那样做了，”萨姆森说，“结果是：什么也没发生。主人只是朝我吼道‘睡觉去，萨姆森，立刻！马上。’”

“那你当时坚持了多久呢？”吉米问道，“你是一直坚持不懈的么？”

“你是说要坚持，比如，几年的时间？”弗鲁特屏息问道，“但那样的话大家不是会很厌烦么？况且，难道他们不会把你锁在外面，打你并且——”

“别说了，”吉米阻止了他，“你正在描述的是你以前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在这四周没有人会那样做的。而且根本用不着花上几年的时间。开始的几个周可以先试着每晚坚持一小时，但要记住：要与主人产生那种你几乎能感受得到的共鸣。最终，他将会邀请你睡在他的床上。”

我感到万分惊奇和震惊，也觉得有一种父亲般的骄傲。许多我随意采取的、没有经过周密考虑的、充满柔情的愚蠢行为，显然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好很多。

“理解人类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吉米说道，“因为人类是不可预测的。他们设想我们和他们的想法一样。和你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把你看作是他人格的延伸。他不能想象你有一套和他毫不匹配的想法。”

“你是指萨拉，”弗鲁特说道，“以及每次她错误地理解问题的方式吧。抱歉，请别因为我这样说她而打我，但她确实如此。每次都是她错。”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切尼表示赞同，“但是当你试图告诉她时，她却根本不予理会。”现在，让我难以置信的是，狗群中所有的狗都开始怪异地模仿萨拉试图“解读”他们的那种效果，把他们的声音抬高到她那富有特色的鼻音的高度。切尼甚至都能模仿她那轻微的北方英语口语。

“他咬脚丫是因为他被以前的生活抛弃了，”切尼惟妙惟肖地模仿萨拉的声音说道，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以至于我一度认为她可能会在房间里。

“小腊肠犬认为她只是需要很多很多拥抱罢了，因为她压力很大。”弗鲁特说道，同时做了一个准确的表示惊讶的表情。

“喂，”被称为小腊肠犬的丁克说道，“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多压力呢。”

“注意，至少她看起来还不错，”吉米说道，“记住我的第一条准则：如果有疑问，继续玩就可以了，不必期望得到理解。只是摇摇你的尾巴，看起来表示同意就行了。等他们走出房间后，你自己再做需要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在附近，我们就应当盲目服从吗？”丁克问道。

“要不然就假装服从，”吉米说道，“但要记住，每一种情形之下你都有几种选择权。比如，如果有人扔东西了，你不必非要把它给叼回来。你可以只是站在那儿，用无辜地眼神观望，而把东西叼在嘴里就行了。”

“你说什么？为什么你不把东西给叼回来呢？”切尼不解地问道，

“你是不是精神错乱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吉米回答，“我看到过他们是如何让你跑来跑去的。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每次你把东西叼回来，他们又把它扔出去了么？那是虐待。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它，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拿。”

“那不是虐待，那正是活着的意义所在。”切尼抗议道。

吉米摇了摇头，讥讽地大笑，“无论如何，血统决定了你的需求……”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丁克说，“我知道你以前论及过这个问题，但……请再告诉我一次：是在家里大小便，而在外面吃饭和玩耍吗？那呕吐时怎么办？要在家还是在外面？”

“这里有一个助记手段。以 P 开头的单词就表示外面。比方说‘露台’‘游泳池’‘花园’。以 P 开头的东西就要在外面做，比方说‘大便’和‘小便’，还有‘呕吐。’”

“你确定吗？”丁克问道，“听起来并不是很正确。如果我们应当在外面大便，为什么吉尔会把大便装到一个袋子里再带回家呢？”

“因为吉尔喜欢收集粪便。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也没人知道他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吉米回答，“据我观察，他已经收集了很多粪便，那就是为什么他——”

“不，你错了。我不是在收集粪便，我是在清扫院子。”我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吉米抬起头来，第一次看了看我。

“吉尔！吉尔！吉尔！嘿，吉尔！嘿！你好！你怎么样？”他问道，然后向我这边跑过来，在我身边跳着，试图掩饰整个事件，“嘿，伙计们，这就是吉尔。看到他真是好极了。”

狗群中所有的狗都聚拢过来围绕着我，有些狗甚至跳到了半空中。

“噢，好家伙！吉尔！吉尔！吉尔！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你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让我闻一下你身上的味道。嘿！你午饭吃的是鸡肉，对吧？你还有多余的么？我可以吃一点么？你一整天都去哪儿了？”

“你们这些家伙别再闹了，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把那些粪便收集起来装在袋子里后，就把袋子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你做那么多就是为了把它扔掉？可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啊，”吉米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因为它会散发出恶臭的气味，还会招来很多苍蝇。”我耐心地解释道。

“对，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吉米说，但依然很困惑，“但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把它扔掉。”

“因为人类觉得那些东西十分恶心。你们狗类似乎比我们人类更喜欢排泄。也许千百年以前我们也更喜欢排泄，但从那以后，人类已经开始进化了。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需要关注的事情，比如……我也不太清楚。像假发植入。或者强迫人类接受民主。或者是与那些令人讨厌的该死的明星跳舞。”

所有的狗都看着我，面无表情。

“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当其他狗都跑到院子里去时，吉米说道。只有丁克留下来和我探讨了一会儿。

“就现在：我们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她问道。

“你当然是在家里了。”我回答。

“哦，好的。”她边说边开始撒起尿来。

“不要，”我大叫道，然后快速把她拎起来带到了外面，放到了草坪上。“你要在外面撒尿。”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丁克连忙道歉。

“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多少？”吉米边问边小心谨慎地跟在我身后，而与此同时，其他狗则穿过院子，跑到我刚刚打扫干净的地方去大小便了。“希望我刚才说的话没有惹恼你。”

“没关系，”我回答，“我倒认为你说的很有意思，没想到你的想法还真多呢。”

“别开玩笑，我当然有想法。我是一只狗，又不是仓鼠，”吉米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糟糕透顶？”

“不，不！”我说，“噢，不过有时也许是有那么一点点糟糕。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狗在如何做事情方面的想法都比较简单，不是那么错综复杂。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精明或者说善于表达。”

“这是由我属于混种狗的天性决定的，也是我从你那里继承下来的。”吉米说，“这就是我处于主导地位，以及为什么我的工作是教育我们这个团体中的其他狗的原因所在。他们不像你和我这样是血亲。我是唯一一只可以从硬币的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狗，因此，我必须要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和他们分享，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

“哦，那你真是太慷慨了，但现在我有一点嫉妒了，”我说，“我希望你能时不时地和我分享更多的东西。”

“请勿怪我直言，我没有更多地和你分享的原因是，你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吉米说道，“你很烦躁，容易激惹，你总是对我说话闭嘴。”

“事实并非如此，”我争辩道，“只有在你乱叫的时候，我才会让你闭嘴。如果你有什么不得不说的话，我是很有兴趣听的！我从没意识到你是一个如此有威信的人物。”

“是的，我确有威信，”吉米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从两方面观察事

物的视角使我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物。你没看到每只狗见到我时总是很高兴吗？”

“我倒有点认为是你见到他们时总是很高兴。”我回答道，吉米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一言不发。然后它就转过头去，开始咬自己的背。

“有跳蚤么？”我问。

“没有，”它说，“是皮肤干燥。我希望不要是疥疮才好。”

“也许你需要洗个澡了。”我建议道。

“也许你需要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它边说边继续咬尾巴上方的部位。我无所事事地坐了几分钟，等着它结束挠痒。最终，我还是坐立不安，决定回去继续建我的露天平台。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吉米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是轻易就会感到烦躁不安。真该死！